

論革命真諦

樓 桐 孫

國父壹佰壹拾伍年誕辰紀念

「革命」一詞，首見於易經，是一個十分道地的國字。易革卦說：「革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，曰革。……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。……」雜卦傳又說：「革，去故也。鼎，取新也。」因此我們又有「革故鼎新」的說法，有時也把革命稱為「鼎革」。這原是易象所要表現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一切變易的原理。

人類社會，是一個「生生不已」的有機體：不但要生活，而且要永存。這應該就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說「社會的生存」，其實亦即是「羣衆的生命」的一部份或其整體：——假使指人類各種的社會而言，是一部份；假使指全人類而言，那就是整體。

革命應以道德爲前提

是以「革命」的涵義，是非常廣大的。「天地革」，是指「人」以外一切自然現象的變易而言，自不屬於本文討論範圍之內。湯武革命是「人革」。依王船山的說法，這種「不相得者，爭也；爭則有不兩存之勢」的人事革命，「非但易位而已：——文質之損益，俱不相沿；天地之正朔，人之典禮，物之聲色臭味，皆徵其微而易其用，俾可久而成數百年之大法」。目前自由世界對於共產集團勢難並立的鬥爭，無疑的即屬於這一種澈頭澈尾的「非常之事」。因此，王船山又說：「革者，非常之事。一代之必廢而後一代之興；前王之法已敝，而後更爲制作：——非其德之夙明者，不敢革也。……有其德，乘其時，以居其位而後可革。」由此可知談革命實應以道德爲前提。假使本身不講道德，不重誠信，政治不修明，人心不悅服，「而欲遽革」，這將正有合於王氏所說：「王莽篡而亂舊章，衆叛親離，雖悔何及乎？」所以梁任公也曾慨然說過：「非有高尙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，不可以行革命」。這是革命家最應時時自我警惕的一點。

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

國父倡導革命，出生入死，凡四十年，就確確實實完全合於這個道理。民國七年杪，國父在滬著「孫文學說」快將完成。那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子民先生對此已有所聞，曾與張蔚西先生上書國父，有言：「擬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起，上溯清世秘密諸會黨，倣司馬公通鑑外紀之例，輯爲一書，名曰『國史前編』，所以示民國開創如斯其難也。」要求國父「不吝教誨，徵文考獻，皆將於賴之！」這當然是一個純正的重大要求。誰知國父竟不以爲然！民國八年一月十四日覆書他們，「以清世秘密諸會黨，皆緣起於明末遺民，其主旨在覆清扶明。故民族之主義雖甚溥及，而內部組織仍爲專制，階級甚嚴，于共和原理，民權主義，皆概乎未有所聞。故于共和革命，關係實淺，似宜另編爲秘密會黨史，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，庶界劃井然不紊，此亦希注意及之也！」國父革命理想的崇高，革命態度的嚴正，一則曰「共和原理」，再則曰「民權主義」，特舉之以與秘密諸會黨的「專制」「階級」相對稱，可知在他的心目中所要用革命手段來建造的國家制度，正合於「湯武干戈，極其損益」，無非是想「舉兩朝之穢濁，轉而爲文明」(分見周易「疏」、「講」)，而使「陽道相爭，故卒成乎兌而天下悅之」的「數百年之大法」。

台灣尚缺少鼎新氣象

國父這種革命主義崇高遠大的精神，後來一般革命家似乎都不曾加以深切真摯的瞭解和注意。這無疑是國父逝世後，我國共和革命的莫大損失！直至民國三十一年一月，吳稚暉先生為許師慎先生的「國父革命緣起詳註」作跋，始再提及這一段史實而稍稍加以發揮，言外有不勝感慨之意。近年以來，自由中國各方面都有顯著進步，惟獨政風吏俗，尚少「革故鼎新」氣象，少數地方仍然不免殘留有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」的惡劣現象。請讀者恕我嘮叨，特將吳先生一段原文照錄於後，藉供國人省覽：

「……民國七八年，蔡子民張蔚西兩先生已與國父商權此事（指「國史前編」）。國父恐涉筆者不能認清彼所欲造之國為何如之國，當時蔡張兩先生即欲上溯清世秘密諸黨會，則以自古尋常革命與尋常造國視同一例可知。有如古代湯武革命，覆亂國而造治國。秦漢之革命，變割據國而為統一國，隋唐朱明之革命，推翻隸屬國而復宗主國。更如海外美法之革命，消滅帝王國而為人民國。是皆合於民族民權之革命，為國父造國之一端，而未能盡其造國之全景。國父所造之國，乃合三民主義，造一從前世界所未有，為今後世界最美滿之模範國也。此種政治哲理，他人猝不能知。必經國父之學說成，而後人人能知彼所造國之真相，與夫國民所宜自力者為何！……」

勿蹈歷史循環的覆轍

看了以上所述，可知國父所懸的革命目標和所抱的革命理想，實為「湯武革命」而上之。至於商周以後，我國歷史上百數十次大大小小換朝易姓，爭帝爭王的所謂革命，到底有那幾次是夠得上國父革命的標準和意義，倘若稍加分析，可說是絕無僅有，都不過是些如同項羽所說「彼可取而代之」的老把戲！中國政治幾千年來之所以一直盤旋停滯，深深陷入歷史循環的泥坑之中，革命意義的未明，革命精神的未立，不能「革而信之」，順乎天理而應乎人情，所以往往只有其名而無其實，有其始而無其終，

要不失為主要原因之一。國父在天之靈，恐不免也有此感想！我們現在反共抗俄，顯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艱鉅的一種革命，因之，無論就何方面的事情來講，也最需要我們本身的努力。稍有不慎，在心理上，或在作風上，重蹈歷來無數次非革命、假革命的覆轍，則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即不能符合國父遺志，「造一從前世界所未有，為今後世界最美滿之模範國！」

革命者應有的警惕

我國學人以「革命」二字傳譯西文的 REVOLUTION，凡參加這種活動的人，自稱為「革命者」(REVOLUTIONARY) 而稱不同於我的人為「反動」或「反革命」。這本來也很恰當。但若拿英美法各國所經歷的著名革命來和我國歷來的革命相較，實質上根本不同的地方也很多。而國父所倡導的革命，却又比他們的革命更為完整而美滿！國父說：「余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之事業，其不成功者，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」。我們讀國父書，言國父言，既然知道了國父革命的眞諦，就應該共同努力實行，以完成國父「尚未成功」的革命事業！

實踐 三民主義
光復 大陸國土
復興 民族文化
堅守 民主陣容